

2309

乐至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二月

政协乐至县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伍忠余

副主任：潘近仁 刘克生 丁季达

委 员：周开扬 伍忠余 潘近仁 刘克生 丁季达

邓汉雄 倪华安 唐群力 万良栋 屈超尚

胡兴模 刘顺德 释昌臻 杨理荣

联络员：曾 彬

分管领导：周开扬 副主席（秘书长）

（注：1993年5月，政协乐至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

本辑编审人员名单

周开扬 伍忠余 潘近仁 曾 彬

目 录

陈毅给江庸的一封信.....	江 靖 (1)
陈毅与韩国钧.....	朱荣华 (3)
陈毅轶事二则.....	(5)
郴州平暴.....	陈 集 (5)
快刀斩乱麻.....	曾宪栋 (7)
胸怀革命 殊途同归	
——记爱国起义将领陈孟熙先生.....	张光铮 (12)
记人民群众深切怀念的副县长	
——陈季让同志.....	张光铮 (17)
曾子伟传略.....	余衍沃 (23)
名中医邓心孚事略.....	马元璋 (27)
两写离欲禅师墓志之回忆.....	潘近仁 (31)
乐至抗战文献三则.....	余 行 (34)
民国时期公私产业的租佃概况.....	刘克生 (39)
漫话乐至莲藕生产.....	杨月生 (45)
乐至县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丁季达 (52)
乐至县旅店茶馆业合营前后.....	余衍沃 (59)
乐至县商业经济 (40—50) 年代概况.....	杨道南 (66)
乐至县川剧团国庆十周年赴蓉演出实况	
.....	谢昌明 (70)
对县新华书店代销处到人民书店的回忆	
.....	蒋 泽 (75)

胡砚池在石埝沟写匾.....	尹 林 (77)
乐至坐堂歌.....	王同云 (79)
略谈县内珍稀古树.....	蒋 泽 (81)
乐至县的玩友会.....	谢昌明 (83)

陈 毅——给江庸的一封信

江 靖

开国时政协诸老之一的先父江庸，一九五八年春大病初愈，选刊旧作为《澹荡阁诗集》一册，因精力就衰，自序中有“不复作”之语。寄之陈毅同志，旋接五月八日手书云：

“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黄晦闻（注）评早岁作有中者有不中者，即可信又不可全信。黄之《蕙葭楼集》弟亦读过，艰涩之态显然。彼论词独推尊美成、白石、吴文英等，而抑苏、辛，其趣旨可以概见也。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也。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诗之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寄句何可以不作耶？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何可以放弃本行耶？……病中握笔，“草率之至，祈谅之”。

先父接函后，对陈毅同志所望第二点，曾有续作，惜不多耳。而一九八〇年二月逝世，集外诸什未及整理，十年内乱后所余百不及一，颇负厚望。

从信中可以看到陈毅同志对老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鼓励他们发挥所长，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对先父“不复作”以建议形式提出批评，体现了“肝胆相照”

的精神，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衣词，使人心折。尤其病中握笔作此长函，当时先父即深感厚意。

[注] 黄晦闻即黄节，南社诗人。

陈毅与韩国钧

朱荣华

韩国钧是江苏海安人，民国时期两度任江苏省省长。抗战爆发，他在共产党影响下，呼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摩擦，支持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抗日。他和陈毅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下有赠诗为证。

一九四〇年春，陈毅得知韩国钧，认为他是苏北团结抗日的关键人物。于是给他写了一信，要求他支持新四军抗日。韩接信后满面春风，当即复函，并手书一联赠陈毅：“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表示了他对新四军和陈毅抗日救国的同情和拥护。陈毅阅信后拍手叫好，亦作一联回赠韩国钧：“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热情地赞扬了韩国钧的爱国精神。

同年十月黄桥决战后，新四军乘胜东进海安，韩国钧乘坐黄包车与黄逸峰、管文蔚、朱克靖、陈同生及海安各界人士到街头迎候陈毅、粟裕、陶勇等指战员。当晚设宴庆功。后来，陈毅等也回请了韩国钧等人。韩、陈二君“斟酌论文”。韩国钧盛赞陈雄才大略，称他文武全才，是具有管仲、乐毅之长的将军。随即又赠陈毅一联：“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表示了他对共产党、新四军能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陈毅也回赠韩国钧七绝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横刀跃马取东瀛”表示

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日和夺取抗战全胜的坚强信念。

后来海安沦入敌手。日伪军妄想利用韩国钧在民众中的崇高声望，逼他出任江苏省省长，韩严辞痛斥：“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敌酋又以刃击桌相威胁，他怒答道：“吾八十老翁，死何足畏，谄敌图生，誓不为也，请即枪毙！”日伪军无奈，将其长孙带往泰州作人质而去。韩国钧悲愤成疾，临终前叫人扶至桌前，执笔给陈毅、黄逸峰、李明扬写信，要求各方团结，坚持联合抗日。当夜便与世长辞了。陈毅闻讯当即命笔作挽诗七律一首以表悼念，诗云：“赤县神州坐沉沦，几人沉醉几人醒？彪炳大义持晚节，浩然正气励后生。不问党籍攘外寇，相期国事息内争；海陵胜地多风物，文信南归又见君。”继而陈毅、刘少奇等在新四军军部盐城隆重举行了韩国钧追悼大会，会上陈毅赞表韩国钧是“民族抗战之楷模”。

陈毅轶事二则

郴州平暴

陈 集

1928年2月间，湘南暴动搞得轰轰烈烈。陈毅在永兴县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插标分田。那一天，代表们正讨论的时候，屋外忽然闹哄哄的，接着，湘南特委秘书曾志和几个军人闯进会场来。曾志是个女同志，如今却女扮男装，头上缠着汗帕，身上穿着一套青便衣，天寒地冻，她跑得满头是汗，出气不赢，陈毅一看，猜想是出了事，连忙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曾志一口把茶喝光，说道：

“郴州出事了。我是化装跑出来的。”原来，郴州大土豪崔廷彦、崔廷弼两兄弟，钻了湘南特委搞“焦土战略”的空子到处造谣说：“共产党要杀人放火，工人要下乡来杀农民”。上千农民受他们的欺骗，参加暴动。有几个暴徒趁县委召开群众大会之机，杀害了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和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的负责人。暴乱中，群众也死伤了两百多人。

听了曾志的汇报，陈毅马上宣布停止会议，带领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到郴州平息暴乱。他们一路急行军，当天下午就到了郴州城外。这时，四乡的赤卫队几千人已经到了，陈毅叫部队息休，自己登上一个高坡去察看敌情。城里的暴乱分

子这时已撤到城东的东塔岭。县委、县苏维埃就设在这里。暴徒正在放火烧屋，动手放火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周围的人却黑压压一大片。陈毅看完地形回来，跟他一起来的王连长正在和四乡赤卫队的负责人商量作战的事。陈毅问他们：

“你们看，这个仗怎么打？”王连长说：“已经研究好了，赤卫队从三面包围东塔岭，我们部队从正面冲上去。”陈毅说：“这样打，山上的人都会报销了。”王连长劲鼓鼓的说：“那当然罗，坛子里捉乌龟，保管一个也跑不脱。”有几个赤卫队队长说：“对，对这个打法好！”说完就起身要去调队伍。陈毅连忙摆摆手：“慢点慢点，我看这个仗得先礼后兵。王连长急了，说：“哎呀，陈党代表，人家烧了那么多屋，死了那么多人，把县委老夏都杀了，还给他讲什么礼信罗！”陈毅说：“我讲的这个礼信，就是先要喊话，搞政治宣传。他们大多数得是农民，受骗上当来的。战场一接火，子弹不认人，总不会看到是上当的农民子弹就拐弯吧，要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讲清楚我们只找崔廷彦几个为头的算帐，上当的农民没有罪，要他们赶快离开。”

大家一听这话有理，王连长也说：“好，依他的，先喊话，再动手。”陈毅又说：“还有一条，不要搞四面包围，从三面包围就行了。火力要猛一些，但枪口要朝天。”王连长皱起眉头说：“陈党代表，你这不是打仗，是吓人嘛！”陈毅笑了笑说：“打仗嘛，有时候要打，有时候要吓。我们这个仗是先吓后打，把上当的农民吓跑了，就能打击真正的敌人。”

大家听从陈毅的指挥，果然，一喊话，山上的阵脚就乱了，后来又看到部队朝天开枪，农民就跟潮水一样朝放开的

那个口子跑，跑到最后只剩下几个顽固分子，部队冲上去把他们消灭了，反革命头目也死在东塔岭上。

只费了三个小时，陈毅就把这场暴乱平息了。

快刀斩乱麻

曾宪栋

1928年2月间，郴县发生了反革暴乱，县委书记夏明震牺牲了，还死了几百个干部和群众。陈毅到郴县平息暴乱后，根据上级指示，就留在郴县担任县委书记。

那时间，郴县城里真是凄凄惨惨。域外的山就添了几百座新坟，城里烧了好多房子，到处都还在冒烟。西街北街的石板上还留着一滩滩鲜血。县委、县苏维埃机关里，人来人往，闹闹哄哄，哭的哭，喊的喊要求政府惩办凶手，给他们报仇。干部也一样，一肚子火，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

“对参加暴乱的要杀个鸡犬不留”。为首组织这次暴乱的大土豪崔廷彦、崔廷弼已经得应有的惩处，参加暴乱的农民全县有上千人，他们都是受骗上当来的，混乱之中，有的人动了手伤了人，有的人参加了放火烧屋。这些人做错了事，心里害怕，家属也提心吊胆，搞得社会上很不安稳。按照党的政策，对那些上当受骗的人，决不能搞什么“惩办”，那样做局面会更乱。但是不能“惩办”他们，一时又难得说服干部群众。所以陈毅一上任，好几天没在县里露面，一天到晚下乡下转；开会，调查，跟大家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了几天，陈毅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县里各部门负责人

和附近的几个区、乡的负责干部开会，通知他们：从明天开始审理参加暴乱的人员，审一个，处理一个，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放的就放。因为这几天，各乡都扭送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到县里来，所以先从这些人审起。他还要大家选出一个人来当“法官”。大家推来推去，选了一个乡里的负责人。这个人长得鼓鼓敦敦，浓眉大眼，说话声音象打雷，大家说他“有杀气”，象个“法官”的样子。

第二天，参加审讯的人很早就来了。那个“法官”还带来了两件东西，一个蒲垫，是给犯人下跪用的；一块木头，是给他自己当“惊堂木”用的。陈毅指着那个蒲垫说：“我们是革命的法庭，这下跪就免了。”那“法官”只好把蒲垫撤掉。

审讯开始了，第一个带上来的是个武高武大的后生。他一上堂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法官”粗声粗气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杀要打靶就快点动手”！

“法官”听这人的声音好熟，张开五指往桌上一拍：“你给我转过身来！”这后生只好转过身去，“法官”一看立刻哇啦哇叫起来：“牛牯子，是你呀！你这个畜牲也反起共产党来了，老子敲死你！”说着就要跑过来打人。陈毅赶忙摆摆手，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后生是“法官”那个乡的人，家里穷，父母亲死得早，是个孤儿，小时候吃“百家饭”，长大了帮人做零工，他力气大得很，有一次上山打野猪，一条大山牛冲过来他躲闪不及，抱住山牛脑壳就往地上按，硬是把山牛按倒了等同去的人拿来绳索准备提起这条活山牛下山时，一看，那山牛已经给他压死了。以后，他就有了“牛牯子”这个外号

早几年，他招郎招到外乡去了，也还常回老家来。“法官”看着他长大，懂得他的底细，没料想他会参加暴乱，所以气得想打一顿。

审问停顿了一会，等“法官”冷静下来以后，又继续审问：“你参加了暴乱没有？”“参加了”。“杀了人么？”“杀了”。“烧了屋没有？”“没烧”。“抢了东西没有？”“西街粮行里背了一麻袋米”“法官”又往桌上拍了一掌，说：“好哇，你这个死崽，又杀又抢，打靶打得成”。“法官”审到这里停住了，他看了看陈毅，意思是：我问完了，你看如何发落？陈毅朝他笑了笑，回头问牛牯子：“你既是个赤贫户，为什么要去参加暴乱呢？”牛牯子说：“共产党烧我的房子”。“你怎么晓得要烧房子？”“听崔廷彦说的。”法官拍了一下桌子插言说：“崔廷彦是什么人！他的话你也信？”牛牯子说：“开头我也不信，后来大家都这么说，农会里的公事人也这样说了”。法官说：“未必农会的人叫你反水？”牛牯子说：“他们说白军要打过来了，我们把房子烧了，困死他们，我想，我家里就一间屋，一个瞎子丈母娘，婆娘又坐月子。把房子烧了，我们一家老小，到哪里安身？只怕白军没困死，先把我一家困死了。后来，崔廷彦又说，并不是白军要打过来，是共产党要烧农民的房子，还派工人下村杀农民，我就跟他们反水来了。陈毅问他：“你讲的都是实话么？”牛牯子说：“有半句假话，甘愿打靶”。这时候，门外有些人在说话：“他讲得是实情，崔廷彦是这么说的”。“好多人都信了崔廷彦的话，给他哄了。原来有些群众，听说升堂提审参加暴乱的人，都来听审，门外挤满了人。陈毅朝门外那些人点点头，又问牛牯子：“不

过，你也不该杀人啦！”牛牯子说：“我没先动手，是别人人在我身上打了几棒子，我火了，抢过一把柴刀就砍，有几个拿梭标的人来戳我，我力气大，一下掀到了几个。”陈毅问：“你砍了几个人？”牛牯子说：“搞不清。”“砍的哪个？”“不晓得。”“砍死了没有？”“不晓得，那时候乱成一锅粥，你杀我，我杀你，哪个也分不清东西南北。”陈毅问场上的干部，“情况是这样的么？”大家点点头，牛牯子那个乡里的干部说：“几千人挤在城隍庙里，崔廷彦手下的几个人，一下子到东边砍，一下子到西边杀。大家都只想往外冲，一冲，就难免不动手，没动手的人只怕找不出几个象牛牯子这号人，山牛都打得死，哪里会不伤几个人！”

忽然，牛牯子的老婆披头散发跑进来，一把抱住牛牯子，一边哭一边打：“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要是坐牢打靶，我们一家靠哪个？如今又说是要分田了，我家的田哪个耕，土哪个作，一家大小怎么活？”她哭得凄凄惨惨。牛牯子也真是条铁汉子，一滴眼泪也没落。他一把推开老婆，说道：“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我一人犯法一人当，我只求你把毛崽带大。”隔了一会又说：“看在夫妻份上，我还求你一件事：要是真的分了田，你就把我埋在田里，我一家三代无田无土，在生我作不到自己的田，死后也让我到自己田里睡一睡！”说到这里，这个铁汉子忍不住“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这话说得人鼻子发酸，屋外的一些群众流了眼泪，屋里的一些干部眼眶也是红红的。

看样子，这场审判难得审下去了。陈毅叫人先把牛牯子带下去，又招招手让屋外的群众都进屋来，要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对牛牯子这号人到底怎么处置。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了好久，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牛牯子是一个赤贫户，跟共产党无冤无仇，是受了坏人的欺骗才反水的。他动了手，伤了人，是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又不是故意的。跟崔廷彦他们杀人放火，要推翻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罪行完全不一样。如果把牛牯子这号人都办罪，全县少说有一千人要办罪，这样作正是崔廷彦他们求之不得的。本来是件蛮复杂的事，经陈毅启发大家一讨论，很快就认识清楚了。

最后，陈毅要各乡把送来的人都带回去，如果情况都跟牛牯子差不多，就不要问罪。大家都同意，觉得这样办合情合理，也得民心。散了会，大家高高兴兴往回走，只有那个“法官”说他吃了亏，审案的时候拍桌子把手拍得发火烧。他是第一次坐公堂，准备好的那块“惊堂木”，揣在衣袋里忘记拿出来用了。

在这场暴乱中，除了崔廷彦等几个首要分子已经在战场被击毙外，全县只杀了一个人，他就是第一个带头拿刀杀人的凶手。夏明震等几个县里的领导都是他杀害的。

陈毅快刀斩乱麻处理好了这件事，群众都一心一意插标分田，共产党的威信更加高了。陈毅上井冈山时，郴县一个县跟他一起走的有六千多人，有的全家都跟去了。

胸怀革命 殊途同归

——记爱国起义将领陈孟熙先生

张光铮

陈孟熙，别号长阳、无闻、长林、无开。乐至县复兴场（今劳动镇）人，1899年10月9日出生，黄埔军校第五期和中国陆军大学毕业，曾任营、团长、高级参谋、禁烟专员、164师少将参谋长、川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等职。

11岁时祖父以供给后辈外出升造，卖掉仅有的40亩地举家迁成都东郊上河心作佃农，与堂兄修和、胞弟仲弘（陈毅）、季让等在附近牛王庙高等小学（现名“大田坎学校”）读书。

1911年以灾歉交不够地租涉讼，败诉破产分家，祖父气病辞世。母率弟妹迁牛王庙附近居住，父去重庆盐务局作缮写，月寄大洋六元维持家小生活。

1917年吴玉章、蔡元培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次年与陈毅考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兄弟俩以优异成绩获官费赴法勤工俭学。参加了由赵世炎、蔡和森组织的“世界工学社”和巴黎的工人运动。1921年被选为代表带头反对北洋政府以川滇铁路权作抵押向法国秘密贷款和取消留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升造的请愿斗争，遭到武装镇压，学生代表王若飞、李立三、蔡和森以及孟熙、陈毅弟兄等共104名以布尔什维克活动罪被捕并武装押送回国。